



近两年来,一批青年导演异军突起,他们的电影不以大投资、大制作取胜,却在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上闯出了一片天地,创造出了一个个票房佳绩,像《失恋33天》《人在囧途之泰囧》《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这些电影多以现实题材为主,喜剧色彩浓厚,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娱乐需求,而且也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思想能量。对于这些电影,有业内人士将其冠名为“轻”电影。“轻”电影反映了新生代电影人的崛起,以及电影界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产业背景进行的新判断、新思考,但是如何界定“轻”电影的内涵?它的创作前景如何?新生代电影人的创作特点与美学经验到底是什么?日前,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主办的主题为“新生代:‘轻’电影与思想能量”的2013中国(北京)电影学术年会上,来自电影界的专家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学会资本与内心蓝图的结合

“在2012年到2013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电影出现了一些过去我们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甚至让人看不懂。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避

重就轻’。一些主题沉重的电影票房不怎么好,一些‘轻’电影却票房很好。”北京大学教授王一川的困惑似乎指出了此次年会主题的意义所在。那么,究竟该如何界定电影中出现的“轻”趋势呢?一些与会者总结了“轻”电影具有的共性,即导演大多是新人,多为中小成本制作、主题比较轻松、具有娱乐性、票房好、观众群体偏年轻。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的话说,“轻”电影属于“新理想主义一代的创作”,他们的理想诉求是自觉的、纯洁的,并且将个人追求与生活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陈山认为,“轻”电影打通了学院派与电影市场的壁垒,电影市场急需“新生代”的进入。导演丁荫楠则认为,“轻”电影是有生活的,反映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满了活力、想象力和表现力。

在导演尹力看来,探讨“轻”电影的概念实际上也抛出了什么是“重”的问题。他谈到,连续3年美国拉斯维加斯电影博览会上的关键词都是3D电影,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部分人的话题集中在了中国和中国电影上。这一转变耐人寻味。尹力认为,“轻”和“重”,一个是喜闻乐见,拥有更多市场和观众,另外一个仍然是能够记录时代,表达这个时代最主流的东西,以及它的思想

■关注

2013年中国(北京)电影学术年会聚焦新生代电影人创作,一批被冠之为“轻”电影的新作,实现了——

商业与艺术相融合的成功探索

□本报记者 徐健



含量。对于今天的资本市场,尤其是随着非电影传统的资本越来越多地进入电影界,趋利、娱乐的倾向成为电影最明显的时代特征。在“轻”电影中,怎么保持中国电影的好传统,同时将我们的主流价值观、精神实质表达出来,是需要我们仔细思考的问题。“‘轻’电影要学会资本和内心蓝图的结合,因为这才是中国电影真正的希望之

光,也是中国电影的前途所在。”尹力说。

“轻”电影善于制造话题效应

为什么新生代电影人的“轻”电影能赢得票房的成功?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汪天云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这些电影不再是主观臆断于编导演、摄录美、服化道、灯特效,而决定于两个字:“话题”。新生代制造话题的能力很强,很会寻找与当下观众的共鸣点,像《失恋33天》是失恋后疗伤、《北京遇上西雅图》是迷失后安全、《致青春》是任性后怀念、《中国合伙人》是失掉尊严后尊严归来、《小时代》是自恋后相互取暖,都是话题性的电影。而这一方面对很多传统的创作者、制作单位来说就明显处于劣势。汪天云认为,新生代创作者一直研究社会性的话题,对选题的研究甚至超过了明星。

而面对这些不断攀升的市场成绩,有论者开始提出,是“轻”电影救了中国电影的命,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这种判断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把它当成惟一的救命稻草还是值得商榷的,要在生机中看到危机。实际上,“轻”电影的出现,到底是在制造一时的社会话题,还是终将成为创作上的美学现象,最终还是要要在创作和市场实践中检验。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就认为,我们说到轻的时候无法对它的思想能量,或者说对它的价值观进行一个评判,这就导致我们在对它进行陈述的时候往往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标准,甚至相互之间是冲突的、矛盾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思想甚至哲学层面上对“轻”电影的“轻”字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辨。

讲好故事最终根基在剧本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认为,商业电影表面上看很简单,主题也都是些很浅显的东西,

实际上,在表现这种浅显主题的时候仍离不开艺术家对于生活个性化的体验和感受。近几年,新生代电影人推出的一批“轻”电影,之所以能赢得观众、从创作动因上看,就在于把对商业电影规律的理解同艺术家个性的体现进行了较好地融合,将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通过相对简单、世俗的形式变化成为情感的力量去影响观众、引发观众对自己生活的体验,进而实现心灵的碰撞。他认为,我们现在很多电影人说缺好本子,不是题材不好,不是不热闹,恰恰是缺内在的动力和情感动力,缺创造性的东西。

导演张弛认为,虽然“轻”电影在票房、市场上得到认可,但一些电影却不大会重视故事和内容。“有时候大家看完电影,普通观众出来也在骂,但是不管你怎么写,这样的电影的确确挣了钱。相反有一些蛮好的电影,他们的确也有艺术性,但却就是没有好的票房。”他强调,不管任何时候,讲好故事仍然是电影赢得观众的重要因素。对此,不少与会者表示赞同。时下,一些电影常把真诚地讲故事变成盲目地拼故事,被类型化牵着鼻子走,导致电影创作出现概念化、模式化的趋向。与会者认为,要讲好故事最终根基还在剧本,回到剧本,打好剧本基础,这是包括“轻”电影在内的中国电影质量提升的最关键环节。

“轻”电影立足于当下的社会语境,准确捕捉到了社会现实文化,尤其是青年文化、流行文化还有大众生活方式与观众心理的共鸣所在,显示了新生代电影人对时代的发现和建构能力,但与会者也提出,其视角更多还是对准自我的体验,缺少人文关怀和现实批判,这不仅还是“轻”电影的软肋,也是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电影难以走向国际的原因。导演陈力希望,新生代电影人千万不要急躁、跟风,最重要的是要说这个时代的话,静下心来,真诚最重要。

在电视剧《徐悲鸿》专家研讨会上——

肯定创作意义的同时指出“画魂”精神的不足

今年是我国杰出的艺术家、现代美术教育奠基人徐悲鸿先生逝世60周年。为了缅怀、学习和礼敬徐悲鸿为我国美术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探讨电视剧《徐悲鸿》创作的得失,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美协、中国视协联合主办的电视剧《徐悲鸿》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者认为,该剧第一次以电视剧的形式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徐悲鸿的一生,为今后完整表现具有时代、艺术标志意义的杰出艺术家的纪传体电视剧提供了参照。

徐悲鸿是20世纪中国美术事业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之一,他也是最早站在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高度看待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并且从绘画实践和美术教育两个方面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艺术家。与会者认为,该剧在刻画徐悲鸿美术家形象的同时,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家国情怀、人生信仰、艺术理念。剧作没有回避历史,写出了徐悲鸿的人生悲剧、情感悲剧,但并没有给人以消极的感受,反而使人受到震撼,让人思考如何更好地前进,可以说,该剧展现的每一次情感轨迹都蕴涵着徐悲鸿的人格力量和他的精神信仰,展现了一位艺术家的怜悯之心、悲世之情。

研讨会上,与会者还就如何处理好传记电视剧的艺术表现与真实性、专业性、可信性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有评论者认为,由于对史实的拿捏,包括对美术方面不完全了解,造成对诸多主要人物的塑造中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导向性,这就使得该剧的形象思维出来了,但与人们通过文字所了解到的徐悲鸿还是有一些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献礼

《东方战场》在京启动

史诗巨制电视剧《东方战场》项目启动暨演员征选新闻发布会于10月28日在京举行。《东方战场》以广阔的国际视角、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及人类正义的立场全景式再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正义与邪恶的大搏杀。这在中国电视剧史上,应属首创。该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长江华晟影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晟泰通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网连八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发布会上,出品方还对外公布了该剧演员征选官网,宣布特型演员征选活动正式启动。

《东方战场》刻画了那个时代的一大批风云人物群像,突出表现了反法西斯战线上的坚强战士——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杜鲁门……也表现了宋庆龄、蒋介石、李宗仁、张学良、张自忠、宋美龄等人的历史作为,特别揭示了溥仪、汪精卫等民族罪人的内心世界,揭露并鞭挞了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反人类的罪恶战争行径。同时,该剧还囊括了“二战”期间东方战场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九·一八”事变、江桥抗战、伪满洲国成立、长城抗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百团大战、汪精卫叛变、日本偷袭珍珠港、中国远征军赴印缅作战、美日太平洋海战、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广岛原子弹爆炸、苏联出兵正式对日作战……场景广阔,场面宏大,撼人心魄。此外,在壮阔的战争画卷上,《东方战场》还描绘了扑朔迷离的间谍战:世人熟悉的东方女谍川岛芳子、鲜为人知的密码奇才池步洲以及阎宝航、左格尔等都逐一出现,为我们展示了鲜为人知的间谍战内幕。

该剧由刘星编剧。此次的《东方战场》是他怀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正义感、使命感,潜心搜集大量的历史资料,历经10年打造出一部宏篇巨作。

“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反映14年抗日战争的铁卷巨制,也是中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审视东方战场的恢弘力作。”该剧总导演路奇介绍说。相较于其他战争剧,六大阵营魂牵东方、逐鹿亚太、制衡世界的殊死搏杀,以全新视角解读东方战场怎样影响西方战场的命运,以及揭秘东方战场上的大量珍贵史料和勿忘真实历史、关照当今时代的思想蕴涵等,都将成为《东方战场》的精彩看点。(菲菲)



距离,尤其是人物塑造上存在脸谱化、概念化的倾向,有些表现内容还要推敲。也有与会者提出,以艺术家为主人公的电视剧应该既表现他的人格,同时又不能忽略他的为艺,而该剧更多的在表现为人,出现了向情感偏移的现象,过于注重情感戏的表现,对徐悲鸿“画魂”精神的开掘不足。(晓文)

日前,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主办的“中国‘十七年’电影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十七年”电影的得与失、理论与创作、美学与历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宏观研究、类型电影、女性电影、少数民族电影、人物研究、电影事件研究、港澳电影、文本个案、产业研究等问题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焦点。

“十七年”特指中国1949年至1966年的历史。在这个时期,中国电影确立了“人民电影”的服务对象、叙事构架、历史视角和美学范式,诞生了大量优秀作品,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也开拓了深厚的理论空间。“十七年”期间,中国内地总计发行长短影片1213部,其中故事片近600部。正是这些在特殊时期创作的特殊作品,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一道独有风景。几十年来,对“十七年”电影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论坛期间还放映了《关连长》《小太阳》《我们夫妇之间》《人民的新杭州》《聂耳》(完整版)《黄宝妹》6部十七年时期的珍贵影片。(王霞)

首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将办

由中国视协、中央新影集团、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广电局、临沧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将于11月19日在云南临沧市举办。

微电影、微视频、微剧、微纪录片正在国内蓬勃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受广大观众青睐的艺术样式。首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将以“亚洲风·中国梦·临沧情”为主题,设立亚洲微电影最高奖“金海棠奖”,表彰亚洲各国优秀微电影及影视艺人,鼓励亚洲各位影视艺术创作者多出精品。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共收到1715件参评作品,经初评有186部作品入围,复评最终评选出最佳作品奖,于艺术节期间揭晓。届时,将举行获奖作品颁奖晚会、微电影高峰论坛、微电影大学生专题讲座等活动。

中央新影集团与云南省临沧市已达成战略合作,将云南临沧作为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的永久主办地,并通过建设亚洲微电影博物馆、微电影主题公园、微电影纪念馆等,把临沧打造成微电影之城。(晶晶)

编剧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在第五届中国电视剧编剧沙龙上,业内人士强调——

□本报记者 徐健

“以前我们搞文艺创作都是因为‘应该怎么样’,所以才这样写,现在不然,变成了因为‘需要怎么样’,所以必须这样写,比如先考虑怎么赚钱、怎么雷、怎么狗血才有收视率。因果关系倒置成为当前电视剧创作的一种态势。”在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日前举行的第五届中国电视剧编剧沙龙上,编剧刘和平的观点引起了不少与会编剧的共鸣。仅以今年前三个季度电视剧播出状况为例,从年初神剧、雷剧当道,到暑期古装历史剧、古装偶像剧扎堆,再到时都市情感剧的火热,虽然影响面广、关注度高的剧目都是去年或之前制作完成的,但是每一种类型的扎堆出现、每个题材的泛滥都离不开收视率、市场的制衡效应,它们在潜移默化地调节着电视剧的制播生态和编剧们的艺术选择。“从题材到剧本”,看似是创作内部的位移,实际上牵扯到编剧如何面对变化了的产业环境,如何应对创新的挑战以及如何与来自现实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进行博弈。结合今年以来电视剧创播出现的种种问题,业内人士相聚编剧沙龙,进行了一番集体“会诊”。

育儿剧为什么就火了起来

今年年初,随着电视剧《小儿难养》的热播,以育儿为切入点,聚焦“80后”在赡养父母、婚姻情感及抚养孩子等一系列社会话题上面临的矛盾、困惑与抉择的“育儿剧”开始走俏荧屏。从《宝贝》《断奶》到前不久刚刚播出的《小爸爸》《孩奴》《辣妈正传》,在现实题材创作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都市情感剧,逐渐走出婆媳“家庭剧”模式,集体向着年轻化的“育儿剧”转型,并收获了相对稳定的收视群体。对于这种创作现象,剧评人李星文认为,育儿剧的流行,可能会带来编剧入门门槛的下移,尤其是非常有利于女性编剧的创作。因为这类创作写的多是身边的故事,都会有自己的体察、体验,只要掌握基本的技巧,入门并不困难。同时,李星文也提出,由于所有人在过于狭小的地带中扎堆创作,致使现实题材电视剧又复现了内容同质化、桥段雷同的老问题。比如所有的年轻男女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婚前很不靠谱。以《辣妈正传》和《小爸爸》为代表,一旦有了孩子,他们就会发生一个大变脸;所有剧中的长辈都是极品,不是在帮助儿女让家庭或者日子过得更和谐、更顺畅一些,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像《断奶》里的上海爸爸,《辣妈正传》里的上海中年女人、信奉风水算命的阿姨,这些人几乎都是以脸谱化的方式出现在荧屏上。

育儿剧热播荧屏,推促了家庭情感剧创作视角的转换,但是在这些作品里,我们却很难找到一部像当年《媳妇的美好时代》那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这样的剧作如果看一部两部,会有一些新鲜感,但是一年四季,老是盯着此类电视剧看,都是这样的故事,就会觉得很重复,甚至会产生浪费时间的悔恨心理。”李星文说。“人物设置上,大家还是应该多一些新颖的尝试,不要互相抄袭,‘天下家庭剧一大抄’的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现在看来,感觉就是天天顿顿都在吃馒头,我还是希望换换口味,哪怕的花卷面条”。

历史剧创作的最佳状态

“好莱坞不怕《泰囧》,但很可能会怕《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中国合伙人》,这是为什么?其实说到底还是我们的秘密武器——中国元素,这是好莱坞没有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和他们不一样的东西。有了中国

元素以后,我们就可以说一句,讲中国的故事给世界听。这样的话,我们的作品就会有跟他们不一样的特点。”编剧余飞将“中国元素”看作提升中国电视剧创作质量、确立自身风格的重要因素。而在“中国元素”的内容表达层面,丰厚的历史资源无疑是重要的创作源泉。

从年初的《楚汉传奇》《隋唐英雄》到《精忠岳飞》《大秦帝国之纵横》,历史剧也成为今年荧屏颇受追捧的题材类型。李星文认为,就今年已经开始播出的历史剧看,多数都存在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一个是注水很严重,长剧泛滥;另外一个味道有点“怪咖”,一些剧作没有走传统历史正剧靠戏剧张力取胜这条路,而是想通过小聪明、小机灵去求得成功,典型代表是一些假借历史之名、消费历史人物的荧屏“雷剧”。

李星文认为,历史剧要想写好,不必拘泥于所谓历史的细节和历史的考据甚至说一些史实,更重要的是能否再造一个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让其丰满、完整,有穿透力。现在的创作往往会走进一个误区,希望历史剧用历史的事实,用史料记载来写,然而,史书往往是“见事不见人”的,就算纪传体也不可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过多的心理描写,多数最后也是落在事件上,最后出现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精气神,所以仅依靠这些细节无法连缀成一个比较好看的电视剧。此外,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某个朝代有很多典故、历史故事是耳熟能详的,这就产生一种亲切感,意味这种电视剧能写好,但恰恰会造成更大的写作障碍,因为典故是人尽皆知的,如果是失去了戏剧张力,就失去了新鲜感。比如《精忠岳飞》的特点是演绎的成分不是很大,沿着岳飞的生平和史料写,但最终看起来,也不是成功的电视剧,原因就在于过度追求忠于历史事实的陈述,没有给岳飞打造或者建构强悍的人格,缺乏独特而丰富的精神世界。“一般而言,喜欢看历史剧的观众,对于大制作的历史正剧,期待的是能看到戏剧张力和史实营养,看到作品能用文学家的角度写历史,能从历史当中关照当下的时代,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李星文说。

编剧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不管是育儿剧,还是历史剧创作中出现的问

题,都离不开创作的源头剧本。现在的编剧创作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市场、出品方的要求,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妥协,如此一来,编剧如何坚守自己的艺术立场?刘和平给编剧支招,认为职业的剧作家要坚持自己的创作底线,应该把自己的“应该”和对方的“需要”很好地融到一起去,这里的坚持总得坚持我的戏剧性,总得坚持我的思想性、艺术性,总不能因为你需要狗血我就给你上狗血。

在编剧汪海林看来,编剧这个职业有的时候很残酷,因为你永远面对的,表面上看是制作人、导演、电视台的制片人,他们都是你的敌人,但实际上你真面对的是你自己,你最大的敌人也是你自己。他认为,编剧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作品写好。而制作人朱缙冰认为,编剧目前还是弱势群体,面对市场比较脆弱。因为他们长期处在个体的创作环境中,而且最后当戏成功的时候,站在最前台的肯定是演员,跟编剧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他表示,这些年编剧的地位和作用虽然有很大提升,但一个产业中最重要

的元素剧本不能从产业发展中获得应有的、最大的利益,这是很不公平的。